

集體農場的女兒

古 羅 著

陸 欽 頤 譯



開明少年文學叢刊

集體農場的女兒

古 羅 著
陸 欽 頤 譯



開 明 書 店





我還不老。大家還沒有把「阿太」的頭銜加在我的名字上（烏茲別克語言對老年人尊稱為 *Ata*，就是父親的意思）。即使將來灰白的鬚髮顯露出我的年齡，招得人家這樣稱呼我，我到底還不能承認自己是個老頭兒。我面前的道路還長得很哩，我看不到它的終點。我還要親眼看看我們祖國偉大的改革。

大家一定要說：「喂！老張！你還想有什麼改革？難道你雙目不夠明察，沒有看見我們偉大的改革嗎？」

不錯，我們祖國人民的生活已經翻了身，我也親眼看見了這個轉變，我的心裏十分欣喜。但是憑我這平凡的見解來想，我認為：路程走得越遠，腳步越該放快。我們民族已經集中了強大的力量，要看怎樣向前推動。

我有時半夜裏就從牀上爬起。有人一定要說：「這便是老年人的怪癖在開始了！」但我為的是清夜獨居的時

候，便於精打細算。

我走到土臺前面。一輪明月，高懸天空。花園裏充滿着一種悅耳的聲音，莫非就是從她那兒奏出的音樂嗎？集體農場上春季的夜景，是多麼可愛呀！

我一生中賞鑑這種夜景，正不知有多少次，非但百看不厭，而且認為是一種享受。我坐在門檻上，遙對着我們園裏的兩棵桑樹，它們像孿生兄弟似的並肩而立，這時還是赤條條地未生葉子。再往遠望，便是些胡桃榛子一類的樹木，它們的枝葉不很整齊，好像一頂一頂的破帽子，帶在牧童們的頭上。

我正看得出神，但是耳邊的聲音仍是響着。這種低微的聲音是從哪兒來的呢？百鳥還未睡醒，飛蟲夜闌不會出來。哦！這大概是寶貴的流水在潤澤大地，輕鬆的清風在掠過電線吧？

我端坐靜思，想念到自己的孩子們。在我們家裏，我是大人，我是父親。父親這個名稱的重要性大極了，在我看來，他的重要性，從來沒有像我們這個時代那樣顯著。我們從前生長在貧苦的家庭，物質上的條件，使我們對於自己的孩子不能發揮充分的愛。我這句話難道不對嗎？家無隔宿糧的貧戶裏，排行第十的孩子，耳邊聽到的呢囑

聲，難道還少得了嗎？

現在的情形卻不同了，沒有什麼來限制我們疼愛自己的孩子了。

我心思用得最多的是對長女柯茉莉。我要站在父親的立場，把她經過的情形說

給大家聽聽。

不是我一個人把我女兒教育成功的，偉大的政府幫助了我，離我很遠的一個偉大人物幫助了我。

這一個關於柯茉莉怎樣成長起來的平凡故事，大家聽了或許會得到益處的。

柯茉莉身上穿着整潔的衣服，頭上戴着遮陽的小帽，坐在草地上，擡頭向我望著。

「爸爸，講一個野獸的故事給我聽。」

我就給她講了一段狡狐拖雞的故事。

「狐狸真壞，女兒很堅決地說：『這個害人的東西！』」

「也不完全對，我的孩子，牠並不是祇有害處的。」

「但是，爸爸，你自己說的：奸詐的狐狸，專吃兔子和家禽，牠把窮人家裏最後的一

隻雞拖走了。

從這時起，我就想到我的女兒已經長大了，專講狐狸的壞處是不夠了。

「孩子，你看出來吧，這段故事裏所講的祇是智慧的壞的一面，而不是它的全部。」我於是又把狐狸對於人類有益的地方給她講了一番。

啊！「女兒忽然氣忿忿地叫道：『我被螞蟻盯了。這纔是用壞的東西呢！爲什麼無緣無故地咬人？』」

「牠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命呀。我解釋給她聽：你仔細看看，螞蟻怎樣地在工作。」柯茉莉一本正經地盯着牠們看，兩道濃眉都皺到鼻梁了。這時她有些像她死去的祖父，他時常蹲在地下，察看草木或小動物，一連看上幾個鐘頭。

柯茉莉還在盯着螞蟻細看，園子顯得格外清靜，祇有和煦的陽光，芬芳的青草，照管着一切。

我的女兒身體漸漸長大了，知識漸漸開通了。我教她種葱，種蘿蔔，種茴香。她已經能辨別什麼是青草，什麼是穀物，什麼是寶貴的嫩芽，什麼是無用的亂草。我誘

導她愛好土地，像她的祖父和父親一樣。但是她一天比一天長大，一天比一天懂事，我對於她的教育方式，也一天比一天要多動腦筋了。

在那個年頭，我們還相當貧窮。偉大的革命，固然配給了我們土地和水，但人人都是祇在他自己一小塊土地上揮汗工作，誰也不知道他的鄰人在怎樣生活。甚至有許多窮人，對於他們光明的途徑，還認識不清。我是一個謹慎平庸的人，但是夠驕傲的，便是最相信列寧所指示我們，斯大林所引導我們的那條幸福的道路——集體農場生活。我是第一批走上這條道路的人裏面的一個。

凡是眼光看得遠些的人，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田地和花園，達到了從來沒有的繁榮；我們共同的農場上，使用着新奇的機器；我們的孩子們受了教育回到家鄉，都成爲地面上的機器師。

爲了未來的幸運，爲了國家的前途，應該怎樣教育自己的女兒，我是十分了解的。

自從我手拉手地把柯萊莉送進烏赤孔學校，到現在已有一年工夫了。最初我獨自先到學校裏詳細察看了一遍。教師那修洛夫年紀還輕，但據我看來，是一個很認真



的人。他領我把全校統統看過，當時我想，柯茉莉一定會喜歡的。她後來上課的房間，我也看過的，是一間很大的教室，裏面有小長凳和斜面的小桌子。她後來和別的孩子一同遊戲的校園我也看過了。另外還有一間科學室，我看了很喜歡。

「敬愛的先生，」教師向我說：「你的女兒將來在我們校裏學的是俄文和烏茲別克文，以後還要選讀一種別處的語文，和計算較大的數目字。除這以外，她還要學烏茲別克和蘇聯全國的自然現象跟它的過去情形。」

我覺得很滿意，因為這些都是人生必需的重要知識。我以為還得補充一些。我女兒在學校裏應該學習勞作和愛國。但我並沒有說出口來，因為我轉

念一想，一個教師既然擔任了這樣重要的位置，他自己一定早就想到，而且有他的辦法的。

我就這樣把柯茉莉送進了烏赤孔學校。我還記得，在我領着她到學校裏去的途中，她那隻小手不停地在發抖，我握在手裏好像掌中握着一隻活蝴蝶一般。

「好好的學習呀！」我邊走邊說：「你的爸爸沒有受到教育，他未始不想嘗嘗科學果實的滋味……但是在那個時代，在他還幼小的那個時代，窮人是沒有機會讀書的。所以那時候有一句俗話：受教育——那好像是到沙漠裏去尋水。柯茉莉，你爸爸從小就給地主牧羊，後來長大了，手裏剛剛拿得動工具，就開始給地主耕田；過了一陣，就離開了他，到城市去謀生……」

這時我們已經走近學校。遙望校園，就像我們農場上棉花盛開時的模樣，女孩子們穿着白色制服在萬綠叢中往來遊戲。

「好好的學習呀，柯茉莉！」

冬天到了，太陽落得很早，霜雪凝結窗上，把它密密遮住。寒風吹進煙突，好像狼

噫。空場上風勢更大，盤旋呼號，好像在尋覓歸宿的地方。碰到這種天氣，回到家裏，圍爐取暖，是人生第一樂事。火爐裏生着熊熊的炭火，桌面上照着明亮的電燈，牆角落裏的蟋蟀在唱着歌曲。柯茉莉拿一張報紙鋪在桌上，把她的課本和練習簿一一擺了出來。

我靜悄悄地在一旁已經都看見了。我做父親的應該曉得她在學校裏學些什麼。同時，我要準備着她隨時隨地可能發出問題，譬如：「爸爸，為什麼冬天冷，夏天熱？」果然，她拿着書朝我這邊走過來。

「爸爸，你幫着我做功課罷！」

咳！可憐的爸爸，沒有好好讀書，還不是需要跟孩子一塊兒學習嗎！

柯茉莉的課本，都用白色書皮紙包得整整齊齊。她很鄭重地翻開了一本，讀給我

聽：

「『水。沒有水的地方，就沒有生命。草木和動物沒有水不能生活；人類沒有水也要滅亡。』爸爸，這些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不是給我講過的嗎。」

她接着再讀下去。

「問題：一年裏面什麼時候有露？」難道有人連這個都不曉得嗎？「水在什麼時候蒸發得快些，高溫度還是低溫度？」爸爸，這我就知道了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水是怎樣蒸發的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知道，孩子，你祇要想想：什麼樣的天氣衣服容易晾乾，熱天還是冷天？」

「啊，爸爸，我完全沒有想到，當衣服晾乾的時候，水都飛走了，也就是蒸發了。你祇要拿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來解釋，那就容易懂得多。」

「一切科學，都是從日常生活中發端的。」

「那末算術呢，爸爸？」

她用枯燥的嗓音讀給我聽：

「練習：七十三加四十一等於一百一十四。日常生活中有『加、減、乘、除』和『等於』這些字句呢？」

「孩子，你又錯啦。」

我又給她講了一番，使她曉得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場合，就要用着這些。

那一年冬季的長夜，就是這樣度過的。當柯茉莉層出不窮地發問時，我又高興又慚愧。我心中暗想：不久我就不能幫你預備功課了，你在不斷地前進。孩子們總是比前輩走得遠些，人生的意義，就在這一點上。

春回大地，農忙達到頂點。我的工作隊裏也有年老的，也有年紀很小的。例如羅士繆，是一個愛好勞動的英俊少年，吳嘉修便是一個給我許多麻煩的老頭子。

太陽已經升高，全隊人員早已齊集在田裏，祇是不見吳阿太。

他也許走錯了路啦，「羅士繆笑着說：『沒有走到田裏，卻走到茶館裏去啦。』這在詩人的筆下，就叫做閒情逸致。」

我不便再聽下去了，因為羅士繆這個少年一提起詩人，他可能從天明講到半夜，娓娓不倦。我朝着茶館走去。

遠遠地望見吳阿太已經走近茶館門口。他跛着方步，沿着大路，蹣跚前進，惟恐走得太快。他的頭總是擰着，目光向雲霄盤旋，祇是防備失足的時候，纔偶爾朝地下一看。他手裏拈着一枝花。誠然，這種步法，這種姿態，是年高德劭者的一種典型風



度但照他這樣，怎麼貫徹我們隊裏的預定計劃呢？這是不對的！現在絕對不是吟風賞花的時代，即使退一步說，也該等到秋收以後，纔談得到。

「尊貴的吳阿太！」我向他嚷着（他耳朵似乎已經失聰），

同時向他鞠躬道：「恕我攪擾您的清興，全隊人員早就在田裏齊集了，尊貴的……」

「啊？什麼？我聽不見……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拿花枝指着耳朵。

「沒有您，就沒有了領導，工作無法進展。一班年輕的小伙子，若是沒有富於經驗的老長輩從旁指示，哪裏能做得到。」

「啊哈！」他咬着嘴唇皮說道：「我聽出來了，我正要到趕到田裏。」他快快不樂地望着茶館門口。

現在全隊人員真到齊了。吳老頭子的技術確是不壞，他的動作雖然遲緩，但是工作很有成效。可見祇要他肯做，

他是能做的！

「各位鄰居安好！」

「噢！這是誰的嗓音？啊，原來我的女兒到了。」

「功課都做好了嗎？」我問她。

「完全做好了，爸爸，我要幫你工作。祇怕我兩隻手所能做的，還抵不上你一個指頭哩。」柯茉莉也就拿起鐵鏟來。

* * *

柯茉莉的女同學少年隊員，有時在我們家裏聚會。她們一個個長得真快，正像雨後的春筍，得到了溫暖的陽光，立刻生長起來似的。隊員裏有個叫蘇爾斐的，長得比柯茉莉還高。還有查伊娜和她的妹妹莫斯科，大的天真爛漫，清秀可愛；小的還有些怕難為情，不聲不響，帶着傾慕的神情，望着柯茉莉。我的第二個女兒土爾松，年紀還小，卻不怕生人，和她們坐在一起，居然也不分彼此。柯茉莉穿着藍色的袴子，打着紅色的領結，很像一個男孩子，而且說出來的話，有果斷，有力量，據我從旁看來，真有點鶴立雞羣的氣概。坦白地說，我做父親的看得心裏愉快極了。

她們正在用俄文預備一門功課，就是所謂「作文」。不久以前，教師帶着她們去參觀了一家大工廠，現在她們要把所見的記錄下來。

「首先我要寫些關於運輸機的話，」查伊娜說道：「這種機器的轉動方法比什麼都有意思。」

「我呢，」蘇爾斐承認道：「我在睡夢中都忘不了出品部裏陳列的那些漂亮的絲製衣服。」

「而我……」柯茉莉眼睛朝外注視着花園說道：「我要寫些這個廠裏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情形。你們還記得縫紉部裏一個身材很高的女工嗎？她是我們政府裏的一個委員。政府委員呀……她鄭重地重複一遍：『她用自己的勞力，爭取人民的敬愛，這多麼好啊！』」

莫斯麗好像要想說些什麼，但終於沒有開口。土爾松還沒有到作文的程度，所以也不會插嘴。

喀秀章是我們這裏的黨指導員，他很關心柯茉莉的學業，常常向我打聽她的進

步。這個青年的歲數還很小，不久以前，年長的人們和他接洽事情，他臉上還要發紅。但他在農人面前，從來不會自高自大。他能將偉大人物的經驗學識，灌輸給大眾，這些偉大人物所說的話，他都能背誦出來。

* * *

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夢想到戰爭的來臨。現在雖然已經過了多年，但人人都還記得，那是一個星期日，正當炎熱的七月天，大家在集體農場辦事處前面的廣場上聽取莫斯科的廣播：

「我們師出有名——勝利必定屬於我們。」

親愛的耕友們，我們切莫忘記這一天！

「再會，喀秀章！帶着勝利回來！」

「再會，羅士繆！為祖國服務，帶着榮譽回來！」

「再會，朋友們！不必掛念我們！把你們雙手的力量表現給敵人看！」

「祝你們前程無量！」

汽車漸漸走遠了，轉了一個彎，就隱蔽在塵煙之中。農場上變得肅靜，空前未有。

的肅靜。

戰爭時代的凶年，慢慢地過着。我六個孩子中的最長一個——柯茉莉，也常常在動腦筋了。她面對着書本，雙手托額，而心不在焉。她的小心眼兒裏起了什麼新的感想，我竟猜不出來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。

有一天，柯茉莉從學校裏回來，不要進膳，啃着一塊大餅匆匆忙忙去找查伊娜。課本和練習簿都丟在桌上，待我替她歸攏。課本邊上露出一個信封的尖角。啊？這是一封信呀！上面寫着「柯茉莉收」，是寄到學校裏的，「注意！」信封上有軍郵的號碼和「軍事檢查員驗訖」的圖戳。咳！軍事檢查員呀！軍事檢查員！你爲什麼要放行這種信件，使做父親的心碎呢？信封是空的，而且已經扯破……哦！不，一張小照片落了出來，一個英俊的少年軍人。照片背面寫着：「給親愛的（注意）柯茉莉」，下款是「高士奇於軍中。」

我朝着照片呆坐了半天，真有些摸不着頭腦。

柯茉莉不是小孩子了！她一天比一天高大了！爸爸好胡塗，怎能忽視這一點呢！